



师生情

难说再见

□李益陵

随着清脆的铃声在南通市老年大学校园响起,“回忆录欣赏与写作班”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学员们完成了三年半的学习,他们毕业啦!我要和同学们说“再见”啦!

最后一堂课上,我们班召开了毕业座谈会。室外骄阳似火,室内激情飞扬。学员代表给我送上了美丽的鲜花,班主任给在“我与老年大学”征文中获奖的同学颁发了获奖证书。同学们畅谈三年多在回忆录班的收获,表达了对老师的感谢之情。然后,我们一起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三位“八〇”后女士穿着漂亮而鲜艳的旗袍为我们伴舞,其中一位中医世家出身的喜医生还用口红给同伴的额头上点上了红点,八旬老人顿时变成了“小哪吒”,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特别神奇的是,当唱起“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的歌词时,她们做起了划船的动作,那么传神、那么整齐,真让我们有了坐在小船上随着水波飘荡起伏的感觉。跳舞的三位女士中的两位是南通“夕阳红”艺术团的成员,还有一位曾是幼儿园的老师。后来,庄女士唱起了京剧《贵妃醉酒》,活泼的喜医生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把精致的绢扇,和着京剧伴舞,她时而踱着碎步、时而半遮红颜,那婀娜妩媚的姿态恍若少女。

听着他们的歌声、看着他们的笑脸,我不禁回忆起三年半以来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我们徜徉在文学的天地中,欣赏朱自清笔下静美的荷塘,品读鲁迅先生对人物的刻画。在博物苑的紫藤花下,我们欣赏着瀑布般的花朵;在秀丽的濠河之畔,我们看阳光透过树影在地上印下了神奇的图案。我们把大自然当作课堂,学会如何写景状物;我们把生活当作素材的源头,在里面选取精彩的故事。在我们班上,有耄耋老人、有古稀之人,大部分都是花甲之年,可是他们学习的劲头不输年轻人。有的学员从石港和平潮赶来上课,路上倒四五次车;有的退休后还在上班,挤出时间来上课;有一位张女士先把丈夫送到医院做透析,然后赶来上课,没有缺过一次课,还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上课时,他们目不转睛,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下课后,他们讨论同学的作品,热闹非凡。每次老师布置了作业,他们都积极完成。有一次春节前我要求大家写家乡的美食,结果我们班开了一场品种丰富、色香俱佳的文字盛宴。如东的“红字年糕”饱含寓意,南通的“野鸡丝”勾起思乡之情,启东的“盐齑豆瓣汤”写得让人垂涎欲滴。有一次,梁诗人准备好材料,做了一碗汤带给我们品尝。这汤中的咸菜碧绿碧绿的,豆瓣浮动在绿叶中,好像一幅山水画,我们都不忍心喝。还有一次,我要求大家根据班上刘女士画的一幅有关童年生活在起凤桥的画作写诗写文,大家纷纷响应,通宵达旦,居然有人在凌晨四点还在写作业。学员们写作热情高涨,班级群里佳作不断,让人目不暇接。诗歌、散文、小说应有尽有。经过三年多的勤学苦练,学员的写作水平明显提高,学员们登上报纸杂志的文章有四十多篇,其中一位在海关退休的陶先生每年发表文章十多篇,他在海关总署举办的“建党100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在今年老年大学举办的“我与老年大学”的征文活动中,我班学员共有八名学员获奖,囊括了三个一等奖。

作为老师,我在“回忆录欣赏与写作班”也收获了很多很多。从他们感人的回忆录里,我感受到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的坚韧和刚强,感受到他们通过奋斗获得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风雨,依然乐观坚强、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美好的世界!我有幸认识了他们,我也感受到了幸福。

最后一课的时候,我们唱起了《毕业歌》。毕业了,我们都不想说再见!



夏日濠河美如画

程建国



母女情

爱穿女儿二手衣

□王阿丽

以前,我淘汰衣服时,老妈总会在一大堆衣服中挑挑拣拣,乐滋滋地带着数件合适的衣服回家。没想到,最近两年,我竟然步老妈后尘,穿上了女儿的二手衣。

每逢季节交替时,女儿总会花个休息日的时间,将衣橱整理一番。这件外套过时了、那件羊绒衫缩水了、这条裙子当时是一己之见买的,现在不合适了……一会儿工夫,床上的衣服堆得像个小山。我则像捡到宝贝一般,试穿着一件件衣服。露肩连衣裙、瘦腿神器裤是不适合我这个中年大妈的。女儿笑话我:“你这衣服穿上去,从背影看要多潮有多潮,转到前面一瞅,活脱脱一张老年脸!”我下意识摸了摸略显松弛的脸蛋:“人家也不过才年过半百,五十有二,还算年轻吧?”

话是这么说,不过不服老是不行的!我照着镜子,心中暗下决心:“配女儿的潮服,当从面部做起!”于是,从不施粉黛的我,胆怯地迈进了美容院;网购的商品转向了面部化妆系列;为了减少电脑对面部的辐射,我这条“网虫”很自律地缩短了每天上网时间。一段时间下来,

女儿说我气质比以前好了,这前看后看,像是她的大姐了。

喜欢女儿的一条短裙裤,可不管我如何吸腹,拉链拉到腹部,硬生生被一堆赘肉阻隔,腰部就差那么一小截扣不上。遗憾之下,便琢磨起了减肥计划:早晨跑步3公里,下午去跳广场舞,晚上做仰卧起坐等等。坚持了6个月,奇迹出现了:试穿时,“唰”的一声,拉链顺利合上了!一对裤扣再也不“隔肉相望”了!赶紧唤来女儿分享喜悦之情,女儿围着我转了一圈:“这小蛮腰差一点就是A4腰了!可以唤着小姐姐一枚!”

有一次,和女儿逛商场,女儿说:“妈,你穿衣也得有自己的风格和品位!我看这件风衣挺适合你,你试一下!”试穿后便觉眼前一亮,很符合我这个书香门第出身的知性风格,心中陡生喜欢。可一瞧标签上的价格,虐心!女儿接过衣服试起来,我觉得老气了一些。女儿说:“你这是老皇历了!现在的年轻人穿衣服要买老气点的,才显得成熟;中老年人要买时尚一些的,会显得年轻!”说不过女儿,由她去吧!可

谁知这件衣服女儿仅仅穿了一个上午,就淘汰给我了。后来,女儿的同事来我家玩,不小心透露了女儿的秘密:这风衣就是女儿帮我买的,女儿知道我舍不得花大价钱买衣服,就谎称自己喜欢……

前不久,我去接种新冠疫苗,看着女同胞接种疫苗时撸袖子的痛苦样,因为袖口太小,无论怎么使劲也撸不到大臂上面,急得她们恨不得拿把剪刀将袖口剪开。我坐好后,解开风衣,轻轻拉开露肩衫,气定神闲地接受接种,医生直夸我是“有备而来”,看得旁边等待接种的大妈直羡慕。这件露肩衫是女儿前不久淘汰给我的,去注射疫苗前,女儿反复叮嘱我穿上。

有二手衣穿是件很快乐的事,衣服前卫、时尚、洋气、新潮,人也就跟着精神起来了,心儿也觉得年轻了许多,也省去了我不喜欢逛街购物的许多烦恼;有二手衣穿更是件幸福的事儿,女儿淘汰的衣服中,有的只穿了个把小时,孰知此衣是为我买还是为她买?女儿温暖的“谎言”伴我度过春夏秋冬;家有女儿,穿衣不愁,何乐而不为?



母子情

书橱牵动慈母心

□黄正平

我的书橱是一张白色的简易书橱,中间一个隔板,上下两大格,曾经基本上是空的,现在已经都放满着书。

空余时间有不少都用来读书了,于是,双休日经常往书店跑,也有同事、朋友写书出书送了不少,时间一长,小小的书橱就渐渐地饱和了。

用来做隔板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玻璃,还挺厚的,但总经不住不断加书的压力,被压出了一条弧线。细心的妈妈看到了,一再叮嘱我不要往上面码书了,会吃不消、压断的。可我没怎么在意。果然,有一天夜里,“啪咚”一声,玻璃一断为二。我

只得把书一叠一叠地堆在那儿,找起书来很不方便。

妈妈又来了,在街上选了一块蛮厚的花玻璃,按长宽划好了安放好,又把我橱里的书一本本地码好,并一再上格不能放太多,否则还是要断的。我听在耳里,记在了心里。可书还是越来越多,有时仍然不经意地往上格放。

有一天晚上回到了家,看见书橱里又有了些许变化,我感到奇怪。问妈妈怎么把两只盒子一左一右放在玻璃的下面、下格的书上。妈妈赶紧解释说,用这两只盒子一边一只放在书和玻璃的中间,这玻璃就不会受太大的压力而折断了。我琢

磨着:是呀,只是妈不知道两只盒子下面的书拿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毕竟保险系数大大增加,少了玻璃再断之恙。

妈岁数大了,一贯勤快,又特别操心。光为这一张小小的书橱,就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而我有时还有点儿误解她。因为书重新整理过了,会一下子找不到书曾经在的位置,我心里有点着急。

昨夜又看看这张倾注妈妈心血的书橱,心里的一丝丝感动逐渐地弥漫开来。我自己的书橱,却有不识字的妈妈不少的心血在里边。

我要把这篇文章读给妈妈听,读给儿子听。